



汤显祖像

汤显祖(1550—1616),江西临川人,字义仍,号海若、若士,清远道人,明朝杰出的戏曲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,有“中国戏圣”之誉。“相国风流出刺年,池阳幽色在南偏。”“别后何人见秋浦,娟娟残月下城阴。”“数道松杉残日里,春深立望望华桥。”“十年秋浦记曾游,白笥烟霜长自秋”……阅读《汤显祖年谱》和《汤显祖全集》,会发现汤显祖写了不少关于池州的诗文,而且诗文中常含别样情愫。当时,池州仅仅是南都南京与他家乡江西临川之间的一个路过点,汤显祖常常在这里绕行并停留几日,会客寻访,吟诗撰文。为什么要说清这些,得从汤显祖的家世说起。

一

汤显祖晚年所写的《吉永丰家族文录序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盖予祖茂昭公言,予江南之汤,皆唐殷公文圭之后也。公之子悦,仕南唐,以文章高世,国亡,从其君入宋……而予先祖适以南唐使之钱王所。国亡,遂留钱塘不归。靖康之乱,以族从康王、孟后,如洪、如临、之吁、吉。以故大江之西多吾氏,而大则文圭公之裔也。”

这段文字清楚地交代了汤显祖的家世:他是殷文圭第二子汤净的后人。殷文圭,唐末五代诗人、杨吴左千牛卫将军。现在的贵池区梅街镇桃坡村殷村,便是晚唐诗人殷文圭曾经居住之地和死后长眠之所。

殷文圭有三个儿子,长子殷崇义、次子殷崇礼、三子殷崇范。长子、次子出任南唐,殷崇义曾高位南唐宰相,后人侍末朝。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讳,两人均改姓为“汤”,兄汤悦,弟汤静(净)。而三子殷崇范在故乡守墓,没改姓,其后代繁衍成殷村。汤显祖自幼就听祖父汤懋昭讲:“汤氏乃贵池殷文圭之后”。汤显祖来池州是否寻根?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。但可以推断,作为“情至论”的信奉者,汤显祖对远祖居住地池州情感肯定不一样,探访祖居地池州也在情理之中。

二

“仆二十年来去池阳。”汤显祖在《答余内斋》一文中明确说他曾到过池州。

汤显祖:二十年来去池阳

◆ 谢文胜

汤显祖最后一次来池州,是万历十九年(1591年)他被贬徐闻县,路过青阳,但没到贵池。从青阳水路到大通,然后入长江回临川。

三

汤显祖与池州相关人员有很多交往。池州府不少为官者,如贵池知县伍定相、青阳知县苏万民、石埭知县叶明元、铜陵知县李思振、东流知县刘铃等,他都有过交往。官位较高的池州人余敬中、毕辔,一般官员胡校,普通人何大选、袁成漠、王贤、曹生等,他也有过交往。其中,他与池州府铜陵县(今铜陵市)人、明朝另一个大戏曲家余翘的交往传为佳话。

余翘的父亲余敬中,是嘉靖三十八年进士,官至广东按察使。余敬中与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好友,汤显祖第一次游池州拜见余敬中,结识了少年余翘,为其才学惊叹,称之为“小友”,并为他取字“聿云”。十余年后,余翘去南京拜访汤显祖。汤显祖回忆往事,赠诗《答余聿云》:“山台台榭即逢君,爱汝能飞字聿云。秋浦蒹葭八百远,春江桃李难思分。芳尊几借清韶色,妙墨传看锦绣文。为道碧鸡光景在,汉官谁许洞箫闻。”读诗可见汤显祖对余翘欣赏之情无以复加。后来,余翘创作出戏剧佳作《量江记》。文学家冯梦龙称其能与汤显祖代表作“临川四梦”并列。

最值得玩味的是他与九华山友人的交往。汤显祖任浙江遂昌知县时,九华山友人拜访他,他一连写了十首诗,其中有句:“侍郎书屋旧吾家,三笑留人江上霞。”他辞官回临川老家,九华山友人前去探望,他又连写两首诗,其中有句:“侍郎书屋旧吾家,衣带常沾金地霞。”他为什么念念不忘“侍郎书屋”呢?

《九华纪胜》载:“寺前数武有溪有桥,桥畔为三笑亭……其麓小庵曰‘洞云’,宋侍郎汤允恭墓在焉。”光绪《青阳县志》记载:“汤侍郎书堂,在文殊峰下,宋侍郎汤允恭所筑。”光绪《青阳县志》卷四载:“汤允恭,本殷文圭之后。登宣和六年进士,历常州通判、刑部员外郎、殿中侍御史、兵部侍郎,归老九华,筑书堂于文殊峰下,卒葬于净信之麓。”

由此可揣度,汤显祖游九华有寻访先人踪迹之意。根据方志记载,殷文圭、汤允恭都曾在九华山上筑屋读书。汤允恭是汤悦的九世孙,即是殷文圭的十世孙。汤显祖在《读陈清隐先生诗小序》中称汤悦“吾家汤相”,源于汤悦曾在南唐任宰相;在诗中称汤允恭读书堂是“侍郎书屋旧吾家”,源于汤允恭曾在南宋任兵部侍郎。从这些诗文看出,汤显祖俨然以汤悦后人自居,诗文中反复亲切地称呼汤悦、汤允恭,折射出他渴望能像他们那样出将入相、建功立业、万世流芳的心理。

在九华山,汤显祖与好友们交流论道,颇受启发,思想逐渐开悟。在青阳县驻留期间,他考察了“青阳腔”,并写道:“江以西弋阳,其节以鼓,其调喧。至嘉靖变为乐平、为徽、青阳。”而这些都是对汤显祖的戏剧创作和哲学思想精进的

都大有裨益。

四

“家族里没有‘汤显祖来过殷村’的传说和记载。”殷文圭三十八世孙殷传德老人说。殷传德是殷文圭第三子殷崇范后人,至今仍居住在汤显祖祖居地贵池区梅街镇桃坡村殷村,守护着殷文圭的墓家。殷传德说,二十年前江西汤氏族人来殷村寻祖时,他才听说“汤显祖是殷文圭后人”。那么,多次到过池州的汤显祖到殷村寻访过吗?毕竟,其远祖殷文圭的墓在殷村,殷文圭第三子殷崇范的后人还生活在殷村。

汤显祖遗留下来的诗文透露出信息——他有可能去过殷村。先看万历四年(1576年)汤显祖的《池阳城南》:“池南三十六青峰,暗予青华色气重。日暮烟空片霞起,江光飞满石门松。”石门就是现在的贵池棠溪石门村。再看他《送曹生池阳二首》诗句“千里相过陶令家,水边高菊映残霞。”以及“十年秋浦记曾游,白笥烟霜长自秋。”可以推测他曾在万历八年(1580年)秋去过贵池棠溪曹村。明朝贵池交通主要依靠水路,而顺白洋河寻游棠溪石门、曹村等处必路过殷村,顺便走访是可能的。

汤显祖不知道殷村吗?这好像不可能。嘉靖二十四年(1545年)王崇已完成《池州府志》的编修,该府志记载:“侍郎殷文奎墓,在城南二十五里殷村。”殷文奎即殷文圭,明朝史料写作“殷文奎”。汤显祖有可能知道《池州府志》的相关记载,因为他与贵池人胡校交好,有诗《送胡司理都匀,癸未秋已闻播横,勉之》可证。据《西溪胡氏宗谱》记载:“胡校,参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编纂,明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拔贡,授贵州都匀府推官。”在嘉靖版府志序言中王崇提到胡校参与编纂。胡校与汤显祖交流,有可能谈谈府志。按常理推测,肯定会提及池州的情况,也许其中就有殷村情况。

明朝中期,朝廷修改律例,允许百姓修建祠堂祭祀远祖。汤显祖去殷村寻访远祖没有制度障碍。那贵池殷文圭后裔为什么“没有‘汤显祖来过殷村’的传说和记载?”专家推测,可能出自两个原因,其一,当时汤显祖没有族谱,无法与族人相认;其二,汤显祖已易姓“汤”,不姓“殷”。“坐不改名,行不改姓!”改姓在古代被视为“大逆”。出于一种羞愧,汤显祖即使来殷村寻访过祖宗,也羞于在诗文中张扬。同时,汤显祖的官位不高,小吏而已,就是来过殷村,家谱一般也不会记录。

总之,到访池州的经历对汤显祖的文学创作、戏剧研究、仕宦生涯、思想形成等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同时,汤显祖多次到访池州,多次为池州赋诗作文,也给池州地域文化增添了一抹灿烂的色彩。

文化中国行
——历史名人在池州

那年冬至,因订单催得急,我所在的电视机厂的领导不得不召集大家加班加点地通宵工作。当时,全厂800名职工一起奋战,最关键的是我们生产一线的女工们。

作为一名彩电车间的插件工,我倍感自豪。那天晚上,厂长特意来车间视察,与先进女工握手并合影,亲手向每位女工赠送了建厂25周年的纪念品——一块漂亮的定制款手表。那是一块有着极其特殊纪念意义的手表,表盘上刻着厂名和数字“25”。当时,在场所有女工都因为厂长的到来而深受鼓舞,精神焕发。干起活儿来,一点儿也不觉得累。

冬至的深夜,车间里依然灯火通明,机器轰隆隆地响着,流水线上,大家更是情绪激昂,干得热火朝天。为了让大家过好冬至,职工食堂专门买了饺子机,这样就可以大量供应饺子了。午夜时分,大家说说笑笑地聚在一起吃饺子。饺子个大、皮薄、馅香,味道特别好。吃完一盘再上一盘,管饱。遥望窗外,真的下雪了。俗话说得好:“瑞雪兆丰年”。冬至下雪,来年一定丰收。大伙儿都说:“咱们厂以后也一定会越来越红火的!”

吃完夜宵,我们继续奋战到黎明。美好的清晨,我第一次看到日出,那再升起的一轮红日,照亮了我们的眼睛,映红了我们的脸庞,也使得眼前纯洁的雪世界更加美轮美奂。我们这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,穿着洁白的工作服,争先恐后地挤在窗前看日出,被这罕见的人间美景所陶醉。那场景,深深地定格在我心中,永远也不会磨灭。那一瞬间,我才忽然明白:工作着是美丽的。因为工作的关系,才让我能够欣赏到日出的壮丽景象。

4年后,因为企业经营不善,单位宣布破产,买断工龄后,我就一直奔波在求职路上。为求生存,我什么都干。

转眼间,20年过去了。而今,岁月如流水,往事依稀上心头。每当我路过曾经的工厂,内心深处都禁不住百感交集,感慨万千。在这里,我倾注过无限的工作热情,在这里,我也曾焕发过无限的青春活力。因为,我曾在几无私地付出过,奉献过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都充实着我的生命,充盈着我的记忆,让我更加热爱生活,懂得珍惜。

早班车

◆ 曼古乔

站台旁的树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仿佛在低声诉说着黎明前的故事。天还未亮,寒意未消,路灯昏黄,光洒在空荡荡的街道上。初冬的早上,城市的活力被一趟早班车唤醒。

它就像一位信守承诺的老友,总是在固定的时间出现。车缓缓驶来,那熟悉的轰鸣声由远及近,打破了周围的宁静。上了车,车慢慢启动,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。街景从车窗一一掠过,城市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。新的一天,就此开启。

街边的早点摊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,热气腾腾的包子、油条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环卫工人认真清扫着街道,他们的身影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。太阳升起来了,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早班车像是一条纽带,串联起了城市中这些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们。

司机带着温和的笑容,迎接每一位乘客。穿着职业装、眼神坚定的上班族,他们的心中早已规划好了一天的工作;背着沉甸甸书包、满脸稚气的学生,有的还在打着哈欠,试图驱散残余的困意;带着菜篮的老人,他们起个大早,只为了能在菜市场挑选到最新鲜的食材。

坐在早班车上,我感受着城市里的烟火气息。这里没有白日里的喧嚣和浮躁,有的是宁静与期待的交织。车上,似乎每个人都在利用这短暂的旅程调整自己的状态,为即将到来的繁忙做好准备。这小小的车厢,承载着大家在新的一天的梦想和希望,希望在工作中获得成就,期待在学业上有所进步,或者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。

早班车在一个个站点停靠,有人上车,有人下车。每一次开关车门,都是一次生活的交替。它沿着既定的路线行驶,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太久,就像时间一样,无情地向前推进。但正是这趟早班车,给了我们在城市中穿梭的力量,让我们在新的一天,能够温暖启程。

当我在目的站点下车时,阳光已经洒满了街道。早班车继续前行,它将带着更多的人驶向他们们的生活,成为城市清晨中那道永恒而动人的风景。

尧渡河水荡清波

◆ 熊仕喜

华灯初上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相约走到户外,原本静寂的尧渡河一下子热闹了几分——这里应是大自然恩赐蜗居山城的东至人的一份厚礼。

每每行至河上的击壤桥,我总会忍不住驻足于此。最近才兴修过的河道里水光潋滟,一闪一闪的灯影仿佛在向游人眨着眼睛。扶着桥上不锈钢栏杆,闻着微风中裹挟着岸边各种花儿的清香,如饮一杯纳江河酒般惬意无比。

小城山环水绕宜居宜游。如果只有青山入云,不见河水清波,终不是宜居之处。面对尧渡河我常常这样想。

经常想起的还有那动人的传说:尧帝闻舜贤名,跋山涉水前往历山访贤,曾渡此河,于是这小河便有了流芳千载的美名——尧渡河。河有幸,人有福,作为东至人何其幸福!

河的幸福是得到治理水变得越来越干净,人的幸福是因为水质清纯让人悦目赏心。近些年,一场根治尧渡河的民生工程吹响了号角,让污水不再,让清渠再现。一车车污泥被运走,一块块堤石被砌牢,一座座新桥飞跃。河岸成了滨河小公园,成了人们休闲的乐园,变了,旧貌真的换了新颜。河水清波微漾,空气饱含清香。我怎么能不为之沉醉。与我同行的儿子总是催着我走,他的目标在前面的超市,那里有些诱人的食品。

对于我的流连他似乎满是不解,好几次都问到我,一条小河有什么好看的?

我笑笑,告诉他:我看到东至未来的“秦淮河”了。他不解,我也不语。一任思绪如夏夜的点点流萤,美丽着我心中的愿景:骄阳方歇,皎月初升。走出家门,一家人同租一条小船泛舟河面,听桨声,看灯影,静听若有若无的蛙鸣,轻吟一首轻松明快的小诗,你会觉得家庭是幸福的,生活是惬意的!华灯映水,画舫凌波。小河里三三两两的游船载着平凡人的寻常欢乐,古老的尧渡河焕发出青春的活力。

白天里,岸上树影婆娑,若沿岸再添石椅、石桌,定会有人于树阴下拉起二胡曲,有人唱响黄梅歌。于是,这尧渡河畔白天人息返,夜晚人流连。不是瑶池仙境,却如诗画周庄。真个是:改貌换颜尧渡河,绿水含情荡清波。灯影桨声和弦起,疑是秦淮乐坊歌。



山珍 ◆ 许萍 摄

乡愁

◆ 曹建龙

今夜,微寒悄然侵袭,似一层薄纱笼罩。轻抿一口纳江河酒,那辣味在舌尖蔓延,随后点起一支烟,看着那火光摇曳,孤独如同灵动的火焰,尽情燃烧。

思绪飘飞,手中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,书写着我的村庄,那是心灵深处的港湾。古老的梦,宛如岁月长河中沉淀的宝石,执着地坚守一千年,不曾褪色。

村口,曾经那棵参天古树,如今已消逝

不见,只留下一片空旷之地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变迁。山坡上,田野里,小鸟似远嫁的新娘,带着对未知的憧憬飞走,留下寂静的山林和空旷的田野。小孩与老人的对话声,时高时低,和着猎狗的叫声,交织成一曲独特的乐章。它似疼痛的音符在跳动,勾起心中那一抹淡淡的忧伤。

石板路亦了无踪影,曾经那熟悉的纹路,如今已被时光掩埋,赤脚走在上面的凉

意何处寻觅?那是童年的记忆,是岁月的痕迹。古井被填满,高楼拔地而起,现代气息扑面而来。青苔再无逢生之地。它们曾经在角落里默默生长,如今却被繁华所取代。

我老了,常常怀旧。那时的村庄似乎年轻了,充满了活力与希望。可有些东西,只能用文字抒发情怀,那笔一画,都是内心在倾诉。梦与乡愁,始终在不断翻新,如同四季更替,永不停歇。